

贻弓找来江平为他担任活动策划和司仪。“这部吴贻弓导演晚期作品中备受忽略的杰作，灵感缘于他一次参观曲阜孔林的经历。吴贻弓在片中将古今历史、东西文化进行巧妙碰撞，把中国人大家庭观念下的趋同感无情拆解，其意识超前的深刻思考，至今看来仍未过时。”

巡展十多天，吴贻弓与江平朝夕相处，知道他厚道也有能力，活动结束后，就请了他来做自己的助手。“我当了吴贻弓30年的学生，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后生，从导演助理到一级导演。”

在江平印象中，吴贻弓对部属、对朋友都很宽厚慷慨，但对自己却很吝啬。“且不说他没有两件像样的衣服和皮鞋，也不说他的公文包和眼镜一用就是好多年，就说单位用车吧，将近十年里，上海电影局的几位领导是合用一辆普通的桑塔纳。他的司机‘阿三’从来不叫他局长，一直都喊他‘导演’，他也最听得进这个称谓。吴贻弓也不叫司机的大名，永远喊他‘阿三’。后来阿三生肝癌，年轻轻的就走了，当时阿三已经换岗不给吴贻弓开车3年了，追悼会上阿三的母亲、姐妹悲恸欲绝时，从外地出差而归的吴贻弓匆匆赶来，满含热泪地在他昔日司机的遗体前深深三鞠躬，在场的无不动容。阿三白发苍苍的老娘拉着吴贻弓的手只说了一句话：‘谢谢吴导啊……’”

每年春节，吴贻弓都要去看望曾经辅导过他的前辈和老师；每年中秋联谊，他也会跟在夫人张文蓉后面，和上影剧团的兄弟姐妹团聚，“总是把老同志当祖宗供着，从不摆局长的派头”。如今学生随老师，



江平也对老电影人关爱有加，时常前往探望。

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，江平还曾专程到上海看望吴贻弓：“他还好好的。当然他已经是肺癌病人多年了，可他依然乐观开朗，跟孙辈的年轻演员和导演们在一起有说有笑，还点着要吃红烧狮子头、大包子，还跟我们作怪装鬼脸，说：他们不让我吃甜的，我就偷着吃，哈哈……我立刻就回老家南通，为他做了包子和狮子头，给他送到病房，他吃得开心极了，像个孩子似的。我说这些年太忙，我回上海也不能

上图：吴贻弓导演（左一）与江平（左二）曾为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夜奔忙。
供图/江平

保证每次都来看您。他笑了：不用看我，心里惦记着就行了，你把那些个爷爷奶奶老艺术家照顾好了，比看我十遍都好。八月十五的时候，寄一盒月饼，足够了，也就是意思意思，我不敢多吃甜的，可又爱吃，人老了，馋……有人说，吴贻弓是个艺术家、书生、学者、教授，做官是因为他的艺术造诣高，使他成了一个界别的代表。也有人说，吴贻弓不会做官，不是做官的料。其实，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吴贻弓。我跟随吴贻弓多年，可以告诉大家：吴贻弓不但会做官，而且做得很好，很称职，绝对是个好官。”



左图：江海洋（右）最后一次见到吴贻弓，他在为读者签名售书。供图/江平

去世前，江海洋见到吴贻弓的最后一面，吴导在为读者签名售书。

“那天我去晚了，人群散去，他看到我，就说：啊呀你也来了。我与他寒暄几句之后，他忽然看着我，讲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，他说：海洋，我们那时候拍电影，老开心的哦。”